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四十五回 餘四寶對眾恣談諧 冷海棠抗言受撻楚

恰說韻蘭把進來的人細細一認，笑道：「原來是玉成姐姐，請坐。幾時到的？伴馨快倒茶來。」蓮因笑道：「妹妹怎樣認得他？這也奇了。」玉成也是奇異，連忙請安問好，跪下叩頭，嚇得韻蘭還禮不迭。禮畢，請坐，玉成一面坐，一面笑說道：「剛才到呢，這裡真好玩，各位姑娘在漱藥盒大半見過了，在那裡同姑娘會過，姑娘倒好記性，還記得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沒有會過，看見那邊塑的像，我才知道的。」玉成笑道：「不差，剛才湘姑娘、萱姑娘同蓮妹妹說起，說是造的什麼花神祠，塑各位奶奶姑娘的像，把我餘四寶也塑在裡頭，鄉裡人那裡配得上呢？恐怕折福，換了別人罷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是天意呢，碑上注定的，姐姐在第二十位。」玉成笑道：「我在家裡將要動身，就聽得城裡人傳聞上海一位大姑娘的花園裡，忽然天上墜一塊碑下來，說這個姑娘是玉皇大帝的花神公主降凡，坐了第一位，還有許多仙女一同降下來的，豈知就是姑娘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他們都勸我占了主位，否則誰好意思占了，還有奶奶們在裡頭呢。」玉成道：「姑娘這般如花似玉天下第一，誰也不及，不坐第一位誰敢第一？這也是前生的福，所以天也成就了，似我這粗蠢鄉裡人，鴉兒也跟了鳳凰走，真是不配呢。我的意思不要說坐在旁邊，便是替姑娘們掃地開門，跪在門前，也不配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姐姐前世大約也是天上的仙人，所以碑上有這個名字。如今到了我們淘裡來，也不用客氣。」蓮因道：「我也同他說，韻妹妹是極愛姊妹的人，又大方，又和氣，以後不可拘拘束束客氣。一客氣便生分了，就是園裡頭的奶奶姑娘，同搬出去的陽奶奶陽小姐，及莊家的奶奶小姐，都是不肯輕看別人的。連丫頭們也趕著熱親近，姊姊妹妹的叫，大家住得長久就知道了。」說著，只聽外邊走步聲音，笑道：「管了這件事，倒忙極，連遠客來都不能接。」一語未終，簾櫳響處，見一個人走了進來，瓜子臉兒，並不稍加脂粉，一道柳葉眉，一雙慧眼，眼梢甚長，秀媚之極，口若圓櫻，齒如編貝，梳一個頰雲髻，插幾枝金玉簪，髻凹裡一盤菊蕊，兩個金圈，穿著青灰寧綢鑲緞夾襖，魚肚白熟羅秋羅裡子元緞邊散管褲，一雙大腳，穿著秋香色鞋子。蓮因、玉成便站了起來，韻蘭笑道：「你們行個常禮罷。」蓮因向玉成道：「這位就是剛才說的佩纒姑娘，園裡頭的事都是他總管呢。」玉成連忙向佩纒福了幾福，要想跪下去，佩纒連忙攙住，還了禮，請彼此坐下，笑道：「那個像真是酷肖呢，奶奶幾時動身的？路上走了幾天？太原到這裡不是走山東交界麼？」玉成一一回答了，說蓮妹妹說，這裡一位葉姊姊生得十分美貌清潔，又會做詩，寫算，又會應酬辦事，人又和氣，是蘇姑娘一個總膀臂，我打諢姊姊是三頭六臂的，現今看倒是水汪汪粉琢成一位好姑娘，又清潔，又俏麗，又雅靜，不知姊姊有幾個玲瓏心呢。」佩纒笑道：「奶奶莫笑話罷了。蓮姑娘是哄奶奶呢，我是一個鄉裡人，心拙口鈍，蒙這裡姑娘抬舉，各位奶奶姑娘看承，其實一無所能，奶奶將來就知道了。現在奶奶初到，不知這裡姑娘們的好玩，恐怕不慣，我剛才進來的時候，已吩咐他們在我姑娘春影樓下西間收拾一張牀榻，且待慢一夜，橫豎明兒蓮姑娘要搬進花神祠，奶奶高興，就住進去，不高興，可住在我們那裡。回來短什麼，要什麼，只顧向我說就是了。蓮姑娘是修道人，最怕煩的，奶奶不必細細碎碎的告訴他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佩姑娘，你以後不許稱他奶奶，只管姊妹稱呼。」玉成笑道：「這位姑娘，奶奶長，奶奶短，愈謙愈生分，我實在十分不安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這麼著，你也不要叫他姑娘。」玉成笑道：「既蒙吩咐，遵命罷了。」佩纒笑道：「既要脫俗，任憑怎麼叫你也好。」韻蘭道：「長處的人，本應該隨意些。」又問道：「蓮姑娘同萱姑娘的房怎麼樣？」佩纒道：「都好了，蓮姑娘的房在東首兩間，萱姑娘的房在西院，後邊一統三間，本嫌冷落，如今餘奶奶來了，就請同萱姑娘各人一間罷，中間可以坐一坐。」玉成笑道：「說過不用稱呼，再這麼著，真是當不起了。」佩纒笑道：「說話忘了情，不覺犯了忌，下回留心罷。」韻蘭道：「很好，你今兒便叫人把這個房也收拾起來。」玉成謝道：「多謝費心，不安之至。」佩纒因問行李都進來了麼？蓮因道：「都在我那裡。」玉成笑道：「好算什麼行李，不過兩只板箱，一個包裹罷了。」一語未了，只聽得又有人進來說：「我來會會新客，是我的同座，好像是舉子的同年呢。」玉成連忙立起，那人已走到門前，但見堂皇富麗，盛■奉頤，雖不甚高，而身材恰合。蓮因道：「這位便是珊寶姑娘。」玉成相了一相，笑道：「姑娘是觀音菩薩下凡麼？」便跪下去見禮，珊寶也只得跪下答禮，起來坐了，笑道：「蓮姊姊天天說餘姑娘情意極好，住在太原鄉下，我道真是一個鄉村裡人，誰知這般美貌，可惜姐夫早……」說到早字，怕玉成多心，便咽住了。玉成不覺眼圈兒紅起來，韻蘭道：「人家初到，在這裡談心，你又來引他心裡煩惱了。」珊寶道：「我這嘴不好，見了姊姊愛極了，就自然亂吼起來，應該罰他吃一升啞藥，問他後來再敢不敢。」說得眾人皆笑了，玉成也笑起來。

珊寶道：「漱藥盒太擠了，這裡好住不好住？若是不好住，住在我那裡去，我那裡有現成牀鋪呢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不必先生姑娘費心，我這裡已預備好了。」玉成笑道：「這裡姑娘們的稱呼，有許多與我們那裡不同的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你莫少見多怪，將來別緻新聞很多呢。佩姑娘因請珊寶姑娘教過做詩，所以叫先生姑娘呢。」玉成笑道：「珊姑娘這樣一位粉裝玉琢的人，不信有許多才學，收女學生，我現在是一個身子，沒得別事，將來也要做珊姑娘的徒弟呢。」珊寶笑道：「姊姊要拜妹子門下，妹子是要打姊姊的手心呢。」玉成笑道：「只怕姑娘不肯打，像姑娘這樣的人，便是天天打我，也願的。」說得眾人又笑了。只見文玉也走了來，韻蘭笑道：「又是門生來了。」蓮因也替玉成指點見了禮，佩纒笑道：「老同門，剛才珊姑娘說要打我們學生的手心呢，姑娘又走了來。」玉成笑道：「文姑娘也從珊姑娘學做詩麼？現在滿師不曾？」珊寶笑道：「因這個學生過分聰明，不但先生不能教他，他反要教起先生來了。我就怕他，給我逐出門牆，不做學生了。」眾人又笑起來。文玉也靜靜的笑了一笑。因問姊姊剛才到麼，坐的是民船還是輪船呢？玉成道：「到了好一回，初起是民船，到了京口，才坐輪船。」文玉道：「共有許多路？」玉成道：「大約三千里路是有的。我因從未出過遠門，所以不知道。」文玉道：「蓮姊姊說姊姊那裡有個白衣庵，現在怎麼樣了？」蓮因笑道：「你看文姑娘無論同誰說話，總是低聲小語，文謦謦，笑嘻嘻的。」文玉笑道：「我是草包，姊姊是位文人。」韻蘭因問玉成：「蓮姑娘走後，白衣庵怎麼光景，夏樓後來如何？」玉成道：「剛才我已同蓮姊姊細講過了，這個夏樓受了這場氣，大病一場，後來知道蓮姊姊在我家定的計，心裡恨毒得什麼似的，當藏了刀要刺我夫妻兩人。一日有一個人同我們二官面貌一樣，夜間在路上走，他誤認了，跟到野裡，拔刀行刺，豈知這人是個武教師，名張三，很有些手腳，非但刺不著，反被他捉住了，送到縣裡，說黑夜行兇，兇器呈官。審訊確實，就三考九問的，把白衣庵的事都審出來了。說夏某實在不法，便問成一個軍罪，充發出去。白衣庵封去了。此時老尼已死，把蓮根枷責，期滿之後，驅逐出境。現在這個淫尼，不知那裡去了。」珊寶笑道：「天有眼睛，這等人應該如此。」說著，天色已晚，小丫頭子來上了燈，韻蘭就留眾人晚飯。一回又請蓮因帶玉成先去見了秋鶴、蓮民，然後回來，一同飲酒，談些家常事。到起更以後，眾人方才回去，玉成便住在春影樓下。

次日蓮因一早就來，引玉成到衙門裡見了程夫人、珩堅、雙瓊，又去見於喜珍、雪貞，順便望望伯琴的病。方知雪貞的諸姑爺病勢更重，雪貞是未嫁的，無可如何，蓮因只得安慰了一番，雪貞赧赧的走開去了。下午，雪貞一人坐車再到靜安寺，拜見顧府兩位夫人。蘭生見了玉成，只嘻嘻的笑，要留他吃中飯，蓮因笑道：「今日搬進花神祠呢，改日來擾罷。」蘭生笑道：「阿呀，我從金陵剛才回來，還不知道，應該來幫忙。」許夫人道：「罷罷，你替我省省力，再去忙罷。十四喬家娶媳婦兒，你去幫幫就是了。」一回蓮因、玉成別了出來，逕回園中，看見韻蘭、湘君、佩纒、舜華正替他指揮運東西到祠裡呢，看見蓮因，遂笑道：「我們替你們忙，你們倒好自在。」蓮因笑道：「多謝眾姑娘，回來替你們叩頭。」只見珊寶同秀蘭、燕卿進來笑道：「叩什麼頭，在房裡坐在牀上受的頭不好算數，要共見共聞的呢。」湘君笑道：「他們去玩，我們替他忙，所以要罰他。」秀蘭笑道：「罰他做貓兒叫。」燕卿笑道：「貓兒一叫，鼠子又要動了。」珊寶忙把燕卿啣了一眼，蓮因已經面孔紅了，說道：「你們都不是好人，相約著把我來開心。」原來秋鶴在彩蓮船說的話，被珊寶的小丫頭聽見，告訴珊寶，珊寶又告訴了燕卿，所以燕卿說這句戲話，被珊寶啣了一眼，方悟過來，自悔魯莽，因將他話岔開，道：「你們這樣忙，可要我們幫忙？」珊寶笑道：「他們用你不得？」又向佩纒

道：「萱丫頭呢？」佩纒道：「同秋鶴到新屋子裡去了。」珊寶道：「我們可到那裡玩去，恐怕進屋酒要開席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珊丫頭好似饞嘴餓鬼似的，只想吃，你要吃，我同你去。」說著一同到花神祠來，只留舜華看著發抬行李零星物件。眾人將到半路，又遇著碧霄攙著蘭生的手回來。蘭生鄉試後，韻蘭等均未見過，連忙替他道喜，說新解元公。蘭生與眾人親近一番，笑道：「送姑娘們的東西，都叫柔兒送到屋子裡去了，不要見笑。」秀蘭笑道：「我別的東西都不要，只要兩花台石子。」蘭生笑道：「你們放心，我送的東西，雖不好，大家合大家的心呢。」佩纒看見蘭生尤為歡喜，蘭生握著佩纒的手笑，說不出話來。走了一回，方笑道：「我有東西送你，同雙瓊妹妹一樣的。這回子在彩虹樓，怕到你屋裡碰不見，今兒晚上，我親送到好姐姐房裡來，九點鐘時候不要出去。」佩纒笑道：「感謝不盡。」說著，已走到祠邊，也有東西園門，西門名西清門，通著園裡，寫西清兩個金字。東門名東紫門，也是兩個金字，這門便是通園外的。朝南門口，一個石青豎頭石匾，鐫著花神祠三個金字。走進，便是戲台，造得精緻玲瓏。台上一匾，是「繁華過眼」四字，係粉紅地綠字。柱上一副盤龍石青地金字對聯，係丹徒朱叔獻撰寫的，句子是：離合本無端，何去何來，往事試廣新樂府；笑顰皆幻相，即空即色，前因重證廣寒宮。

秀蘭笑道：「這副對總算好了，他原本重證的重字，是個誰字，我同他改了重字，不知他願意不願意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同他改有什麼不妥？他也願意得很呢。但是戲台匾沒得好的，將來還擬集成句呢。」說著，走進庭中。一條甬道，是水磨紫石的，寬約一丈。甬道旁用青石板鋪成一片廣場，兩廊各十二間抱廈，每間供著各人的生像，像門前各裝著銅質像生花。門口各有一個橫匾，一律藍地金字，東邊從下面向北看去，寫著：

梔子花宮 山茶花宮 玫瑰花宮 辛夷花宮 素馨花宮 鶯粟花宮  
桂花宮 碧桃花宮 海棠花宮 餘■花宮 菊花宮 水仙花宮

惟玫瑰花宮生像前設著一具神主，粉紅地黑字，寫著玫瑰花宮仙子雲倚虹女史神位十二個字。其餘均無神主木位，西邊從北首向南看去，寫著：

荷花宮 梅花宮 芍藥花宮 笑蓉花宮 牡丹花宮 木香花宮  
凌霄花宮 繡球花宮 杜鵑花宮 石榴花宮 玉蕊花宮 琴花宮

均是照著碑上的名次排列的。玉成見了自己的像，笑道：「真正可笑了，怎麼把我玩起來。」一面說，又見正中一座碑亭，亭中向南豎著一個天賜的斷腸碑。秋鶴制的碑記，下面寫著蓉江韓發敬撰，廣陵女史陳敏書，是北魏的變體。殿下東西台階各七級。走上去，正中台階，一塊白石雕成，中有一個大團鶴，向下削墜，露台一片均是花崗石鋪成的，四圍是白石雕欄，東西向，下也另有石級。正殿五間，但見雕題刻栱，聳碧輝金，綠瓦青磚，說不盡的富貴氣象。殿心裡回文□□，雕著五龍爭珠，四週的牆下邊一律水磨方磚，上邊更砌著大理花紋石，殿上也鋪著定造的金磚。白石柱上兩條倒垂龍，鬚鬚戟張，鱗甲欲動。簷下一個琢金邊粉紅地藍字的橫匾，寫著「乾坤喧爛」四字。另有一個豎匾，是「萬花總主」四字，兩邊揩光黑漆嵌螺金字對聯。寫得鳳舞龍飛，筆筆欲活，是朱叔獻撰，舒知三寫的，其語云：

萬卉荷生成，請看長養無方，極姹紫嫣紅，色色都歸眾香國。

四時原遞嬗，惟願神奇廣運，俾合芳蘊秀，依依長此有情天。

殿裡一個全金黑字匾，寫著「香國尊王」四字，兩邊一副泥金字朱紅地塗金雕鳳花邊長聯，是仲蓮民撰，洪暉士寫的。一筆正寫顏魯公體，寫得肉彩豐腴，骨格蒼勁，其句云：

舊夢誤靈虛，幸將楚楚娟娟，仙侶重完香國選。

群芳資管領，但祝枝枝葉葉，好花長現女郎身。

蘭生笑道：「這副對倒個儻得很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去看佩纒替秋鶴改的碑記更好呢。」蘭生聽了，便走出去看了。眾人看殿上正中一個八尺多高的洋檀雕花龕，四面裝著金花，當中一隻仙鶴，銜著一枝蘭花，背上端坐著一位蘇韻蘭，穿著古妝，手中也拈著一枝蘭花，微微欲笑。玉成、湘君仔細看時，真是寶相雲舒，仙容月滿。玉成便欲跪下去叩頭，引得眾人都笑了。韻蘭笑道：「你這麼著，我也要到你那裡去磕頭呢。」玉成爬了起來，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動也動不得，姑娘若去磕頭，我這像要倒下來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不信，試試看，你看倒也不倒。」玉成等看離正像三四尺，兩旁各有神龕，左首設著葉佩纒，右首設著施俊官，兩個侍兒立像，均是時下妝束。旁邊各有花盆，佩纒那邊是萱花，俊官那邊是珠蘭，也是像生花。兩個人也是十分斌媚，潔淨精嚴。殿上東西壁用白石砌成長座，共二十四龕，供著二十四位花神。二十四位之外中有總龕，東西各一，上面寫著金字，湊成一百花神數，如杏花神、李花神、茉莉花神、長春花神之類。是韻蘭有意推廣的。神龕前面一張朱紅金漆嵌螺的大供桌，綠漆回文邊，描著金花。桌前一隻獅子爭球黑銅大香爐，一對五尺高的大鶴簽。玉成笑道：「放著這個，也要點香爐麼？」珊寶笑道：「也不過擺式好看，誰去真個點起香爐來？」碧霄笑道：「十四日入座，總要點香爐的。不然冷清清黑□□的有什麼好看？」韻蘭道：「我還買了四個大錫鼎，四對八仙蠟台，若是每宮要的，便分派不勻。」秀蘭道：「只得東首兩對，西首兩對了，橫豎各人宮裡另有分例蠟台香爐的。我們到這日，索性到各人像前都去叩頭，就算大結義似的。」佩纒笑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但只許你們同我在姑娘奶奶們像前磕頭，不許你們到我像前磕頭。」湘君笑道：「我們在正殿上替你姑娘叩頭，就算替你叩頭了，後來你再跟著我們去各處叩頭，豈不便麼？」佩纒笑道：「這麼著還好。」說著，從後殿走出去，一片大庭心，都是草地，只中間一條活絡小甬道，也有小台階，兩廊五六間。東廊出去，有一個小客廳，客房荷花池，就是蓮因住的地方。西廊通著西院，就是萱宜、玉成住的地方。後殿上供著三位夫人的長生位，又有十餘張長桌排著。韻蘭的意思，要想設立一個女義塾，專教貧苦女子讀書，並教中外針黹女工，就在東院起住。因款項未足，再等數年舉辦，後來麥子嘉德憑他的老叔，倚著他族叔的憲勢，欲把綺香園查封，幸虧韻蘭有此一舉，因把這個園都充了女義塾中經費，韻蘭則搬入花神祠西院，得以從容修道，肉身昇天，與秀蘭同去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卻說當日各人遊玩一番，再到西院來，只見萱宜、幼芳、琴娘已把地方房間擺設書畫收拾得妥妥帖帖，柔仙、文玉也在那裡。西院是五開間三進，再西另造一只小花廳，又有對照三間，蓮因住在後進。東首兩間，萱宜、玉成占了，西首兩間，另通一間大廂房，以為坐起。中進是會客堂，隔成東西書房，前進除門房外，均是傭僕住的。靠西向北，直至東首圍牆，均是一帶七尺高的矮牆。牆邊都是竹樹，又有假山，山洞極深。假山上一只茅亭，望園外近在咫尺。眾人到了西院，又各處看了一回恰值月仙進園，韻蘭吩咐開席。玉成等喝了一回茶，蘭生方走進來笑道：「這個碑記真好，將來吾要來拓一張去呢。」佩纒笑道：「你不用拓，今晚我到你那裡，我送給你一張。」蘭生笑道：「你有現成的麼？好極了！」佩纒笑道：「是我們姑娘的，我也是借花獻佛呢。」說著，席面排好，便推玉成首席，玉成再三不肯，蓮因道：「姊姊是新客，今日不能不坐第一位的。你若要推，到將來盡可挨著碑上的名次坐。」玉成被逼不過，只得坐了，笑道：「這麼一坐，要減壽三年，罷了，眼前且樂一樂，便立刻死了也不怕。」眾人又笑起來，當日細酌清談，並不行令拇戰。湘君與秀蘭、韻蘭談一回禪，佩纒只與珊寶、碧霄、月仙論詩，蓮因聽玉成重講白衣庵穢史，後來講到城裡袁家星散，大老婆不能守志，嫁了一個屠戶，前妻所遺一子，被他折磨不堪，幸虧一個丫頭叫朱素芳，領了出去，阿呀，這位丫頭真是好良心呢。家中只有一個老母，自己勤勞針線，同小主人住在祠堂裡，過起日子來。說這是袁家的親骨肉，我當撫養他成立，方不負舊主人栽培。這時袁大官才十一歲呢。蓮因道：「不是小圓眼的朱丫頭麼？他倒這般義氣，怪道我在他家裡，他常常暗中周旋我，臨時出來，他還贈我一串錢，向我流淚呢。」玉成道：「我不識他，不過聽勞二回來這麼講，誰知袁大官也沒良心，初起頭尚服素芳，稱素芳為娘，素芳燈下還督他讀書，不到半夜不許睡覺。大官嫌他管得緊，反而罵起來。說你本來是我家的丫頭，倒做我的娘，我因為是你撫養我，如今這樣拘管，早晚總要死的，到底叫來的娘沒良心。」柔仙道：「阿呀，這個小孩子為什麼這等不識好歹呢？」此時大家聽玉成講話，碧霄道：「可惡的禽獸，要是遇著我，便賞他一劍。」玉成道：「我也這麼說。」蓮因道：「以後呢？」玉成道：「當時把這位有情有義的朱素芳氣得三魂出世，不作一聲，睡在牀上哭。他老娘出來問

他，素芳哭道：『我枉具好心，空做閒冤家，大官說我叫來娘沒良心。現在放著他的嫡母嫁在張屠家，叫他去跟去罷。我是丫頭材料，沒福有這等兒子。』老娘就怪大官不是，叫他去陪禮，豈知大官非惟不肯，半夜裡逃走出去，素芳也氣噎了。不去尋他，自己想五六年來，千辛萬苦，夏天冒著暑，冬天耐著寒，養這個人，要他讀書成立，這回如此收場，冤都沒處訴去。」蓮因道：「我在那裡，大官不過四五歲呢，終日只喜歡玩，就怕那賤東西。」佩纈道：「大官後來怎樣呢？」玉成道：「他果然逃到張屠戶家去哭。那嫡母正在門口，見了，連忙搖手，叫他不要響。大官伸訴苦惱，這個淫婦說道：『他跟了姓朱的，自有好處了，還到這裡來做什麼？我看你爺面上給你一百青錢，你到別處去。』正在交錢，張屠戶回來了，淫婦嚇得逃走進去。張屠罵道：『狗騷婆，你嫁我時節，講明白不許要這個雜養種，叫你棄了，這回子勾引他來做什麼？』便把大官一掌打得滿口流血，大官負痛逃走，去找親戚世誼，休想有一些照應，把衣服典了。小孩子有什麼主意，一用便完，餓了數日，只得再來祠堂裡尋義母，悔過引罪，跪了磕頭，要他收錄。」蘭生道：「這等畜生，不要去收他。」玉成道：「素芳究竟量大心慈，見大官這等狼狽，便不忍了。老娘又來做好做惡把大官收著，此時我剛才動身到這裡來，以後不知怎樣。」蓮因歎氣道：「論理，我本宜替他撫養，但已被逐，與袁氏毫無香火之情，將來有便，是要寄些銀子去。」碧霄、韻蘭道：「很好，這便盡你的本心了。」秀蘭道：「我想姓袁的與你毫無干涉，就不過濟他也使得。」蓮因道：「我也知道是這個，不過我不為己甚就是了。」萱宜道：「酒冰矣，莫只管絮絮叨叨的談，還是多用一杯。」玉成笑道：「我□□□子是知道的。」蓮因笑道：「你向來酒量好，為什麼又不喝？」玉成道：「此一時，彼一時，那裡能比得先前呢。先前我什麼事都不管，都被我二官做了去，我心境也寬暢，多飲幾杯是不妨的。這時候一飲便醉，可見得酒落歡腸，當家人是女人家最要緊的呢。」說得佩纈、蘭生、萱宜皆笑起來。韻蘭笑道：「姐姐的當家怎麼樣待姐姐呢？」玉成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雖然我們鄉裡小門小戶，他待我的光景，雖你們豪富人，想起來也不過如此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早晨起身之後，送洗臉水，沏茶，煮泡飯。回來了，又煮菜，煮飯，送熱水，差不多連虎子都要叫他倒呢。」眾人聽了又笑起來。玉成則歎氣擦淚，若不勝愁。柔仙、韻蘭、月仙是深情人，替他惋惜。蓮因道：「果然我親眼見過，這位勞二官待姐姐是沒得說的，我在那裡時候，看他殷勤，毫無怨色。倘有使令，聽了便走，自己情願受苦。這不要說是當家男人，便是奴婢下人，也沒這般懇切辦事呢。」玉成便哭出來了。佩纈見他有些醉意了，便道：「我們吃飯罷。」珊寶、月仙道：「本該好吃飯了，我們還有別的事呢。」蓮因只得催飯吃了，洗臉盥漱，大家散去。玉成便住在花神祠西院，平日開銷，都是蓮因料理。原來蓮因在海印庵多時，這個庵是富紳胡姓家庵，出息最大，兼是蓮因和氣，故胡姓親友，多肯施捨，太太又待蓮因極好，胡姓有如夫人十五位，半是門戶中人，與蓮因往來尤呢，所以積了私款數千金，除助建花神祠外，尚有二千餘金，存典生息，盡可敷衍，所以玉成得以依著蓮因度日。萱宜是本來有他父親遺款，可以支持，就與蓮因合爨了。

卻說眾人散後，柔仙回到桐華院，馬氏道：「你一去又是半天，仲老爺在那裡麼？幸虧沒客，倘有生客來，豈不是又要走了，你只會應酬姓仲的一個客。」柔仙一聲兒不答應，馬氏道：「一個月來，蓮民沒請過一個客人，到這裡反勤得很，你也該同他開一聲口，必是要我來做惡人麼？」柔仙也不言語，馬氏又道：「這半個月來，你看凌霄那裡，雖是兩三個熟客，已經做了一百多元生意了，我們還不到百元，你也該留些心。」柔仙至此，不能不開口了，便道：「怎麼留心？叫我去做野雞？在街市上拉客？你要好，你自己去接大嫖客來。」馬氏便生了氣，罵道：「小娼婦，我養你何用？我好自己去做，也不用你了。你願做野雞，今兒便出去，只要給我五千元，便摺開手。」柔仙道：「韻蘭姊姊定了例，是陽太太吩咐的，過了這個月，大家做住家，不接客了，看你怎樣！五千六千的只要了來便去賠給孤老。」馬氏更氣了，便要走過來打，說：「我賠給孤老與你什麼相干？天翻地覆，你倒管起我來！」說著便打了一下耳刮子。打得柔仙哭了。躺在榻上，聲聲只是怨命，說：「你要我死，一刀便來斬了，不要零碎磨折你手裡！阿嚇，我冷柔仙好命苦！天嚇，老子娘嚇，你為什麼生我這個無根無蒂的不肖女兒！嚇，老子娘嚇，我做了這個沒臉的生意，你在陰司快招了我去罷！我幾年來厚著臉，冒著恥，活得不耐煩了，饒這麼著，還要給老雌龜打我，早晚便要死了！」馬氏聽了老雌龜，更動了氣，罵道：「小娼婦，淫娼婦你胡吶什麼？我打不得你麼？」俊官看馬氏面孔都青了，要想來勸，那裡敢勸，只得過凌霄那邊去了。這裡馬氏取了一根小竹杖，又把柔仙狠狠的打了十幾下，柔仙只是滿牀的滾，喊叫爺娘救命，大叫大哭。忽然喉癢，哇的一聲，沖了一口血，接連又是幾口。馬氏也慌了，正鬧著。忽見凌霄走了過來，一看，本要好言善勸，因見柔仙滿牀是血，也氣極了，便道：「娘管女兒也有分寸，沒聽見常常鬧的不安。這回子又是這樣！就是要他死，也應該好好的叫他死。」此時俊官已把冷水去澆，要他盥口，那柔仙的血才停了不吐。面色如白紙一般，躺在牀上。左臂右肩都打得青腫了，馬氏已被凌霄罵得避開，凌霄就著實的安尉一番。忽報仲蓮民來了，柔仙本來不哭了，聽他來，便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凌霄恐他衝血，又再三勸他。蓮民見於這個光景，因問何故，俊官不敢告訴，凌霄就一一的說了。蓮民走來看著柔仙，見青傷之處，因切齒道：「我的娘，下這般毒手！」便也哭起來，凌霄道：「蓮民你到底是恨他，是愛他？人家勸得他方才好了些，這回子你又來招他！」蓮民便止了哭替他撫摩，柔仙道：「我覺得膀子上痛得緊，你替我捧一捧。」蓮民替他捧了一回，因問：「要吃藥麼？」柔仙搖搖頭，凌霄道：「我那裡還有客人呢！我去了。叫人送傷藥水來，你們給他喝些罷。」說著便走了。

這裡蓮民著意的溫存了一回，柔仙歎了一口氣，低低說道：「我叫你這裡少來幾回，你不聽，他見你來得勤，常常背地裡說你少揮霍，何苦呢？討人厭的！」蓮民道：「以前我天天替韻蘭當差捏像，也乏極了。那一天你來看我的時候，我連發了幾天燒，也吐了三四次血。現在雖然好了，心裡頭還悶得慌，睡這回後滿身酸痛，飲食銳減，多吃了便要作惡。韻蘭命我明兒住到花神祠東院去，就命蓮因送飯，怕你不知道，所以特來告訴你，以前所存的二千餘金都到他手裡了。現在幸虧衙門裡同韻蘭隨意送些開銷。」柔仙道：「他的心肯平麼？你及不能娶我，若執意的戀戀，我總有一天閉了眼，失陪你的。」蓮民歎氣道：「叫我怎樣捨你，一天不見了，便同一件要緊的公事未曾了結似的。豈知見了你也不過如此，恐怕是歡喜冤家，孽緣還未消釋呢？」柔仙聽了歡喜冤家四字，心中忽然感動，想這四字的滋味，因想既然歡喜，不應冤家。既是冤家，何能歡喜？現在四字相連，大約這個歡喜並非吉兆。因怔怔的瞅著蓮民，蓮民看她媚媚可憐，也怔怔的看著柔仙，手執著手，歎氣道：「來生願作司香尉，十萬金鈴護落花。」既而又道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柔仙道：「下兩句秋鶴常常吟的，現在看他還安安逸逸，韻蘭要嫁他便嫁他。蓮因又是他的舊好，不做姑子，早已娶回去了。現在據湘丫頭私話，兩人恐怕還要會會，你與他同住，知道麼？」蓮民道：「什麼不知道，何必講他呢？不過現在他同珊寶倒是同命鴛鴦，我看韻蘭現在得意的局面，未必想著後來肯嫁他。恐怕珊寶倒要跟他呢！」柔仙道：「我看韻丫頭是心計的人，心上也知道秋鶴的性情，可以托得了。不過他要千妥萬穩，還想停著一二年，掙了幾個錢，再圓後事。就是真個不嫁秋鶴，或者別有隱衷，他也不說，我們那裡知道？倒是我同你不知如何結局呢！」說著只見凌霄差人送了傷藥水來，蓮民命俊官舀一杯溫水，逼著柔仙飲了些，把被裹著，叫他出一身汗。又到後房在身邊取出十元兩張鈔票給俊官，低低說道：「你不用告訴你姑娘，把這張票交給你那老東西，說我八月半的節賞，當時忘了，現在補給的。」俊官道：「爺還不知道麼？姑娘早已替你給了。」蓮民道：「嚇，他已經付去了麼？這是他要好看賠出來的，不知他給了多少？」俊官道：「恐怕是十元。」蓮民道：「這麼著，你去給他十元一票，說給他買重陽糕吃的。」俊官只得收了送去，蓮民再出來看柔仙，合著眼似睡非睡的，額上微微的汗。等一回醒了，蓮民服侍他喝了一杯茶。柔仙道：「天黑了，你還沒走麼？」蓮民道：「我要等你醒了走。」因給他十元一張鈔票道：「前日多謝你墊付了節賞，今日還你的。」柔仙道：「又是快嘴丫頭告訴你的，我替你墊的，你也還不了許多。這回子我不要，將來要的時候問你要就是了。」蓮民道：「恐怕你要，我又沒得了。」只見俊官走進來笑道：「他說謝謝你，請爺吃了晚飯去，或者便住在這裡罷。」柔仙道：「闖老爺，你又送他錢麼？」蓮民道：「不過給他十元就是了，也不能不送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十元票自己藏了。柔仙道：「你賞他，我不問你，你將來又要沒錢用了。」說著便爬起來，蓮民道：「不要起動。」柔仙道：「這是硬痛，有什麼要緊？這回子覺得好些。」於是蓮民扶了柔仙起身，替他穿了鞋，柔仙到後房去。丫頭點上燈來，柔仙出來淨了手，命俊官把頭上的髮掠好了，因笑問蓮民道：「你到底回去不回去？」蓮民道：「悉隨妹妹方便。」柔仙

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我身上微有些痛，要多喝些紹興酒活血，你若不回去，我同你痛飲。」蓮民道：「也好，我便住在這裡罷，橫豎新屋子裡不用收檢的，明兒把行李搬去就是了。」柔仙聽說，便命俊官去取幾斤最好的女兒酒來，昨日仲蔚送我的西湖純菜，你去放了雞湯，煮一碗，其餘小菜也潔淨些。俊官答應去了。未知蓮民留宿如何演戲。請看下回，便能知春宮行樂圖也。